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六十七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四

行人

漢

鄧芝 宗預 陳震

吳

顧徽 趙咨 沈珩 陳化 浩周 鄭泉

馮煕　張温　秦旦　鄭冑　紀陟　弘璆

張儼

周官大行人王交諸侯則間問以諭志歸賑以交福賀慶以賛喜致禬以補裁諸侯之邦交則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故自王朝及諸侯皆有行人之職焉所以維持恩紀為太和之治也及周之衰諸侯比周大夫交政行人之職尤重晉之子員鄭之子羽其選也至於大征伐盛會同皆正卿命大夫親行逮夫戰國四公子之徒連

車騎結賓客勢焰翕赫聳動天下蘇秦乃佩六國相印為從長而張儀出入並相數國為衡家布衣崛起鼓舌張吻揺撼王公大人以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毛遂者不可勝數昔之行人舉為說客矣漢興猶有先秦遺風蒯酈隨陸原注蒯通酈食其隨何陸賈高視闊步於鏖兵之時及中原無事劉敬始結和親使外夷至於孝武開邊通西南夷西域兩粤朝鮮而使者冠蓋相望於異域矣然而祇以中國交夷狄勤遠畧而已未繫於安危存亡之際也建

安末海宇剥裂國别為三行人雖不置官而職任益重初昭烈不得完漢託足無所孔明求救於孫權與共拒曹操至昭烈親詣京見權有不得已焉者自是漢納交於吴而行李往來矣及昭烈得益州而權爭荆州權乃稱臣於操以襲關羽吴納交於魏而使命相通矣昭烈討權權懼而稱臣於曹丕使命再通矣權復叛魏遣使聘漢漢報其聘漢吴復交矣吴與魏通而中絶其後復與晉通而復絶與漢再通而終末帝之亡而不絶漢賊

不共戴天終與魏絶故其行人往還皆安危存亡大計重於周秦漢初之世漢吳初合而勝赤壁吳魏初合而勝荊州漢吳再合而勝漢中吳魏再合而勝猇亭漢吳復合而首尾並進聲罪致討孫權出濡須諸葛亮軍渭南魏人大震君臣旰食行人之職顧不重哉故取漢吳行人之尤彰灼者著於篇魏晉雖亦通使於吳而約質不終削而不録云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司徒禹之後也靈帝末入蜀

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龎羲好士往依焉昭烈定益州芝為郫邸閣督昭烈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昭烈崩於永安先是孫權請和昭烈累遣宗瑋費禕等相與報答丞相亮深慮權聞昭烈崩殂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爾今日始得之芝

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漢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漢和親然恐漢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爾芝對曰吳漢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漢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謹案志此下有合此二長四字共為唇齒進可並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

太子之内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漢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絶魏與漢和遣張温來報聘漢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爾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原注：裴松之曰掞夷念反或作豔權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

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亮薨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兖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初征涪陵見玄猿抱子緣山木芝引弩射之中其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嘆息投弩水中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十四年薨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

不茍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惟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漢亡入晉為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昭烈取益州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為主簿遷參軍左右郎將及亮薨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漢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

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盡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原注裴松之曰芝以年啁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答觸人所能戢之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記牒近為煩文

而預獨不為屈復東聘吳臨别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頼吳不可無漢漢不可無吳君臣憑恃惟陛下重垂神慮臣年老多病恐不得復奉聖顔孫權捉預手涕泣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君既年長孫亦衰老無復相見矣遺預大珠一斛原注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國惟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彊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域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横萬里永相資頼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囂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彊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同而彊弱之勢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諂哉

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爾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漢亡徙雒陽病薨

議曰嗚呼昭烈憤軍崩殂孫曹方睦掎角危漢芝慨然奉命直以誠信開示利害折權之奸彊援離而復合携黨而孤賊使大勢在我首尾並進聲罪致討終漢之世

賊常罷於奔命隱然為大將軍而本根彊固可謂社稷臣矣宗預當孔明甍謝之際猜阻方生而道二國之言無私至使權感慨流涕非誠信之篤能若是乎中孚豚魚吉芝預有焉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昭烈領荆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隨昭烈入蜀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汶山太守轉在犍為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為衛尉賀權踐阼丞相亮與兄

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明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孔子譏之原注國語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為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矣惟不學也望必啓告使行

人睦馬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兾兖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震還封城陽亭侯十三年卒子濟嗣

議曰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謂命之一事不能中覆則便宜從事得以專對不受具辭爾若違命生事雖利國家安社稷則當服矯制擅命之誅故春秋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

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以譏之原注三傳折中媵戝事陳人微者不志此其志者大夫無遂事媵禮之輕者盟國之重者以輕事遂乎國重故並録之見其不當遂也夫媵事而擅盟公侯為國生事故冬齊宋陳三國來伐特曰遂生事也曰及其志專也于鄄至於是而不至陳委君命也

陳湯誅郅支單于匡衡當以擅興師矯制生事蠻夷不宜加爵土議者韙之原注漢書漢遣衛司馬谷吉送郅支單于侍子還單于怒殺吉漢遣使三輩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西域副校尉陳湯與西域都護甘延壽謀擊郅支延壽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圍郅支城單于戰敗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延壽湯遣使上疏言狀既至論功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

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嘉延壽湯功封延壽為義城侯賜湯爵關內侯　孫權僭號朝論以為當絶孔明以天下大計隱忍稱賀以虧損國體權乃振矜約震中分天下要震與盟天下者漢之天下也孫權何人欲中分之震以死拒之可也乃共歃血捐關以東震於是不臣矣曩者鄧芝奉使權謂天下太平則二主分治芝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并魏之後大王不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嗚呼若芝者可謂漢大使矣原注或者以震移文有剖判土宇等言謂吳使之來已有中分天下之約而震遂與權盟

非震之罪按末帝紀孔明傳祇書權告稱尊號事而權傳及盟文亦無先遣使與漢定約之文特震至而權要之與盟遂使告漢共分魏土孔明既屈從賀稱尊號故亦從其誓約為從封國震既不拒權孔明方與犄角討賊焉得忤權而拒之也故歸罪於震云爾震之剖判土宇之言謂東西割據立國相與響應討魏非有中分之約而為是言也

顧徽字子歎丞相雍母弟也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辯召署主簿嘗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何罪云盜百錢徽呵止使待後命馳詣權陳啓方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視此兵健兒且所盜少乞為哀原權許而嘉

之轉東曹掾或傳曹操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令傳孟徳懐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行拜輔義都尉使操操具問境内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説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操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爾操厚待徽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隠情卒難探察然徽潜采聽曹公方與袁譚交争未有他意乃拜徽巴

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安東將軍謹案安東志注作鎮東

趙咨字德度南陽人也博聞多識應對辯捷孫權為吳王擢咨為中大夫使魏曹丕謂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丕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又曰吳王頗

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史籍採奇錄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不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魏魏人敬異權嘉之拜騎都尉咨言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

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未幾卒權甚惜之

沈珩字仲山吳郡人博綜經藝謹案綜今志作總宋本作綜與此合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命使魏曹丕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丕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不

久懟臣聞兵家不恃敵之不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脩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擥延英俊奬厲將士則根本彊固天下可圖也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卒

陳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覧書傳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有威容為郎中令使魏曹丕因酒酣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前志紫蓋

黃旗運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泰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丕笑無以答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為太守頃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敕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

謹案敕令志作勸宋本作敕與此合

早亡化以禮無二嫡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敕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踰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爔字公熙

少有志操能計筭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掾赴召道卒

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為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孫權襲羽并得周甚禮之及曹丕立權遣周為牋上丕曰昔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欵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慺慺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

舉故令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
以爲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顧垂明恕保權所執謹
遣浩周東里衮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
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爲先王所見奬飾
遂因國恩綏撫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
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
雖致命虜庭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
先王即世殿下踐阼威仁流邁私懼未蒙昭察梁寓來

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録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踴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報一心惟察慺慺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騐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横江又督將馬和謹案督將陳志作篤將誤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

遠不豫聞知約敕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
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
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
除賊備重闢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
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
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
沒又俱還丕皆見之周言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不可
必服丕悅周言謹案陳志此下有以為有以知之六字既篡代遣使封權

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權不遣子丕乃留周不遣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闇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絶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與君克卒本圖傳

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遺子入侍於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爾而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効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

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别為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邪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孫性無餘凡所欲為今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説之宜明所以於是丕下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令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腹心也又欲為子於京師

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謹案今志考証云按下云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真則此詔語非謂權有異心也此權下疑脫無字諸本同惟冊府作無異心是丕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飾偽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丕既彰權罪周亦見疏遠終身不用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没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然性和易而中有守善言論權以為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

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不謹按陳志無不字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爾昭烈即位權遣泉使漢昭烈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故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内率先而於是

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爾昭烈黙然泉

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

土幸見取為酒壺爾

馮熈字子柔頴川人漢大將軍異之後也權為車騎將

軍熈歷東曹掾黄武二年使漢弔照烈之喪還為中大

夫後使於魏曹丕問曰吳王若欲修好宜當厲兵江關

縣旍巴蜀而聞復遣脩好必有變故熈曰臣聞西使直

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

凋損以大夫之明覩之何如熈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後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彊富之國也以臣覩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丕不悦以陳羣與熈同郡使羣誘之啗以重利熈不為廻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熈懼見追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權聞之垂涕曰此

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謹案今志作吳郡人毛本作吳郡吳人與此合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廷見謹案陳志作延見太平御覽作廷見與此合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

書從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漢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原注國語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又無子産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恵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漢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

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資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漢甚貴其才還須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漢政又

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終不為已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曁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温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别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原注吳録彪字仲虞廣陵人豔彪皆坐

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温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温虛己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於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温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温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為腹背非温之黨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撝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奬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

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
淮泗故豫敕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内諸將布於深山被
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
候召而温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為之譚論又禮之
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户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已
又温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
衒賈國恩為已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
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厮吏嗚呼温也免罪為幸將軍駱統

表理温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
方置俊乂於宫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
之施而温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疢然
臣周旋之間為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
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
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
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
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

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横武非虎虓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躒冠群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赫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内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

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温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温不減之用之彊羸温不下之至於遲速温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

也溫之到蜀共礜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是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好因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礜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原注左氏傳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

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原注國語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為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

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

賈原蔣康温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宫之内瞰四國之外照群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群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

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謹案陳志作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原注裴松之曰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為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褐韞寶挫

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沖用之道庸可暫替温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温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躒冠羣煒煜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撝膏以熾之哉初温被徵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温意未之信及温放黜亮乃歎俊之先見亮初聞温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謹案目録此下有秦旦傳今闕

鄭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

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謹案張昭傳作孫紹鄭禮此處禮作札紹作邵皆沿陳志共定朝議胄其少子有文武姿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胄權大怒召胄還潘濬陳表並為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謹案今志作詩詞往還毛本詞作相與此合吳亡入晉司空張華辟未就卒

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

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孫皓立遣陟與弘璆使魏壽春將王布宴陟等夸其騎射既而問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君子未有為之者布大慙至魏曹奐使儐問曰卿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臣陛辭日皇帝臨軒百僚陪位御膳無恙司馬昭饗之羣官畢會儐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

曰西主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懐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拒守對曰疆界雖遠險要必争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爾皓善之厚為之禮（原注裴松之曰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惟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治惟陟有密旨特封子孚都

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晉為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張儼字子節吳郡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孫皓令與五官中郎將丁忠使於晉弔祭晉文王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為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

禎並結縞帶之好焉及還儼道病卒忠勸晧襲晉弋陽
遂與晉絶子翰字季鷹有清才善屬文晉齊王冏辟為
大司馬東曹掾見時方多難因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
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覊宦數千里以要名
節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世髙其見幾云
議曰張温有儁才鋒頴太露觸權之忌一斥不復惜哉
顧徽趙咨諸賢辯惠明敏咸能專對不辱國命使乎使
乎紀陟弘璆當晧之世銜命而往以欺大國得死幸矣

秦旦雖非正使萬死奪命崎嶇海徼不失身於人卒歸

國復命可謂忠矣

賛曰皇華遣送四牡勞來出疆專對將命惟才道言無

私申好惟允赫赫周京奉使尤謹漢吳合從犄角誅仇

星麾玉節煕曜江流伯苗閑濟德豔誠盡崔嵬二國炳

烺一信